宋史/卷4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六十六 ◄

宋史
卷四百六十七　列傳第二百二十六　宦者二

► 卷四百六十八

楊守珍

楊守珍，字仲寶，開封祥符人。為入內黃門，習書史，學兵家方略。善射，家僮過堂下，一發貫髻，人服其精。選為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。契丹謀入塞，為鎮、定、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。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，干證者六十人，辭服，遣守珍覆問，悉辦理出之。徙真定、保、趙等州駐泊都監，邕、桂等十州安撫都監。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，築二柵以扼其要。天禧初，擒盜於青灰山。累遷西京作坊使、帶御器械、永興軍兵馬鈐轄，徙真定、邠寧路。為內侍省內侍押班，提點內弓箭軍器庫。進內園使、右班都知、領端州刺史。嘗侍仁宗苑中，命乘馬馳射，賞其便習，賜錦袍卮酒。卒，贈原州防禦使。

韓守英

韓守英，字德華，開封祥符人。初為入內高品，從征河東，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，取隆州，遷殿頭。久之，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內侍押班，遷副都知。隨王繼恩招安西川，為先鋒，戰於劍門有功，遷西京作坊使、劍門都監。還，勾當三班院，進入內內侍都知。歷定州、鎮定高陽關、幷代路兵馬鈐轄。契丹圍岢嵐軍，守英與鈐轄張志言、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，抵朔州，以牽賊勢。遂破狼水砦，俘數百人，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，賊為解去。賜錦袍、金帶。俄領會州刺史，解都知。再遷昭宣使，復領三班。

出為鄜延路都鈐轄，徙幷代路。建言：「本路宿兵多，百姓困於飛輓，今幸邊鄙無事，請留騎軍千，餘人悉徙內地。」真宗曰：「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，宜詔諸路視此行之。」

提舉在京諸司庫務，勾當皇城司，為趙德明官告使。歷宣政、宣慶二使，內侍左班都知，領獎州團練使、雅州防禦使，入內都知，管勾修國史。書成，進景福殿使，又為延福宮使、入內都知，復提舉諸司庫務。卒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。

藍繼宗

藍繼宗，字承祖，廣州南海人。事劉鋹為宦者，歸朝，年十二，遷為中黃門。從征太原，傳詔營陳間，多稱旨。

秦州並邊有大、小洛門砦，自唐末陷西羌。雍熙中，溫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，徙眾渭北。言者以為生事，請罷仲舒。太宗遣繼宗往按視，還奏二砦據要害，產良木，不可棄。帝悅，復使繼宗勞賜仲舒。累遷西京作坊副使、勾當內東門。

元德太后、章穆皇后葬，為按行園陵使。車駕北征，勾當留司、皇城司。車駕謁諸陵，近陵舊乏水，繼宗疏泉陵下，百司從官皆取以濟。擢入內副都知，為天書扶侍都監。詔與李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，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，罷都知。祀汾脽，復為天書扶侍都監，再遷東染院使。

明年，領會州刺史，進崇儀使、勾當皇城司。修玉清昭應宮，與劉承珪典工作。宮成，遷洛苑使、高州團練使，充都監。坐章穆皇后陵隧墊，貶如京使。典修景靈宮，進南作坊使，復修會靈、祥源觀。車駕幸亳州，管勾留司、大內公事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，勾當三班院，修國史院。為趙德明加恩使，德明與繼宗射，繼宗每發必中，德明遺以所乘名馬。為內侍省右班都知，遷入內都知。

仁宗即位，遷左騏驥使、忠州防禦使、永定陵修奉鈐轄。歷昭宣、宣政、宣慶使。累上章求致仕，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。頃之，復固請罷都知，以景福殿使、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。卒，贈安德軍節度使，謚「僖靖」。

繼宗事四朝，謙謹自持，每領職未久，輒請罷。家有園池，退朝即亟歸，同列或留之，

繼宗曰：「我欲歸種花卉、弄遊魚為樂爾。」景福殿置使，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，授者才三人。養子元用、元震。

元用終左藏庫使、梓州觀察使。

養子 元震

元震以兄蔭補入內黃門，轉高班，給事明肅太后。禁中夜火，后擁仁宗登西華門，左右未集，元震獨傳呼宿衛，以功遷高品。為三陵都監，條列防守法，其後諸陵以為式。歷群牧都監，監三館祕閣，積官皇城使。累遷入內副都知、忠州防禦使。仙韶院火，元震救護，火以時息。詔褒之，賜襲衣、金帶。卒，贈鎮海軍留後。元震養子五人，不畜閹子。

張惟吉

張惟吉，字佑之，開封人。初補入內黃門，遷殿頭、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。護塞滑州天台埽役，遷西頭供奉官，監在京榷貨務。知嘉州張約以贓敗，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。還，領內東門司，為修奉章獻、章懿太后二陵承受。時議復用李諮榷茶算緡法，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，復監榷貨務。凡內侍領內東門，次遷勾當御藥院，而惟吉才進官，眾以為薄，惟吉欣然就職。再期，以羨餘遷承制。

為趙元昊官告使，還，言元昊驕僭，勢必叛，請預飭邊備。及元昊寇延州，遣按視鄜延、環慶兩路器甲，並訪攻守利害。敵既退，夏竦、韓琦謀自鄜延深入，乘虛擊之，命惟吉募幷、汾驍勇，副以土兵，輕齎赴河外。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，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，已而元昊果引去。還奏稱旨，領皇城司，遷內侍省押班、群牧都監，簡陝西冗兵，領軍頭引見司，遷供備庫使，盡汰軍頭司軍校之罷癃者。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，領恩州刺史，為入內都知。

商胡決，為澶州修河都鈐轄。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，崔嶧以為歲災民困，役宜緩。命惟吉按視，言河可塞而民誠困，財用不足，宜少待之。從其議。遷如京使、果州團練使，復領皇城司，卒。

惟吉任事久。頗見親信，而言弗阿徇。張貴妃薨，將治喪皇儀殿，諸宦官皆以為可，獨

惟吉曰：「此事幹典禮，須翌日問宰相。」既而宰相不能執議，惟吉深以為非。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。逾月，又贈保順軍節度使，謚「忠安」。

養子 若水

養子若水，字益之，以惟吉奏補小黃門，給事章惠太后殿，轉入內高品。王師平貝州，征儂賊，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。賊平，以勞進官，三遷環慶路鈐轄。討環州解乜臼族復有功，歷帶御器械、內侍押班、副都知。

熙寧初，造神臂弓成，神宗御延和殿臨閱，置鐵甲七十步，俾衛士射，未有中者。若水自請射，連中徹札。建慶壽、寶慈兩宮，典領工作，再遷嘉州防禦使。以病蘄解職，領輝州觀察使，提舉四園苑諸司庫務。卒，贈天平軍留後。

甘昭吉

甘昭吉，字祐之，開封人。初以內侍殿頭為英、韶州巡檢，捕盜有功，再遷內殿崇班、京東路都巡檢。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，欲為變，昭吉單騎馳往，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，先獨見亂卒，諭以福禍，令推首惡自贖，眾疑沮不敢動。已而操兵者皆入，即共執十餘人，告曰：「此誘我者也。」昭吉立殺之，縱其餘去，州以無事。特遷供備庫副使、帶御器械。後內侍省押班闕，仁宗記前功，特以授之。遷入內副都知。

英宗即位之夕，昭吉直禁中，翊衛有勞，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、康州刺史。昭吉奏曰：「臣本孤微，無左右之舉，而先帝知臣樸直，自小官拔用至此，分當從葬，今願得灑掃陵寢足矣。」帝愛其忠，特授永昭陵使，加如京使。還朝，表辭職，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，卒。昭吉敦實慎密，人士稱之。

盧守勤

盧守勤，字君錫，開封祥符人。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、邠寧環慶路鈐轄，還為入內內侍省押班、領昌州刺史。明道中，改葬章懿太后，而舊藏有水，以守勤嘗典葬事，罷為永興軍兵馬鈐轄，徙鄜延路。再遷六宅使，加貴州團練使，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。元昊寇保安軍，守勤率兵擊走之，特遷左騏驥使，移陝西鈐轄。

初，劉平、石元孫被執，守勤撫膺涕泣不敢出，又嘗易蕃官馬。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，將保鄜州，雍欲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，不肯行，賊去而守勤、用章更相論奏。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勤擁兵觀望，請正其罪，並按二人。守勤奪防禦使，為湖北都監；用章除籍，配雷州本城；康伯，均州都監。

久之，復恩州防禦使，遷利州觀察使，歷真定府、定州、北京路鈐轄。以左衛大將軍致事，卒，贈保順軍節度使，謚「安恪」。養子昭序。

王守規

王守規，真定欒城人，入內都都知守忠之弟。守忠事真宗，謹愿慎密，眷遇最厚。明道時，守規為小黃門，禁中夜半火，守規先覺，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，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，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。翌日，執政候起居，帝曰：「非王守規導朕至此，幾不與卿等相見。」以功遷入內殿頭。選治京城水，決汴河於公賈村，決蔡河於四里橋，水患以息。加帶御器械。積官至宣慶使、康州防禦使、內侍右班副都知。卒，年六十七，贈昭武軍留後。

李憲

李憲，字子範，開封祥符人。皇祐中，補入內黃門，稍遷供奉官。神宗即位，歷永興、太原府路走馬承受，數論邊事合旨，幹當後苑。王韶上書請復河湟，命憲往視師，與韶進收河州，加東染院使，幹當御藥院。復戰牛精谷，拔珂諾城，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。按視鄜延軍制，行至蒲中，會木征合董氈、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，殺景思立，圍河州，詔趣赴之，憲馳至軍。先是，朝廷出黃旗書敕諭將士，如用命破賊者倍賞。於是憲晨起帳中，張以示眾曰：「此旗，天子所賜也，視此以戰，帝實臨之。」士爭呼用命以進。督諸將傍山焚族帳，即日通路至河州。賊餘眾保踏白，官軍出與戰，大破之。進至餘川，又破賊堡十餘，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。捷聞，以功加昭宣使、嘉州防禦使。還，為入內內侍省押班、幹當皇城司。

安南叛，副趙卨招討，未行，卨建言：「朝廷置招討副使，軍事須共議，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。」憲銜之。由是屢紛辨，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、熙河邊事，諸將皆聽節度。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、御史周尹、蔡承禧、彭汝礪極論其不可，又言：「鬼章之患小，用憲之患大；憲功不成其禍小，有成功其禍大！」章再上，弗聽。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

邊，木征請自效，眾以為不可。憲曰：「何傷乎！羌人天性畏服貴種。」聽之往。木征盛裝以出，眾聳視，皆無鬥志，師乘之，殺獲萬計，斬冷雞朴。董氈懼，即遣使奉贄效順。加宣州觀察使、宣政使、入內副都知，又遷宣慶使。時用兵連年，度支調度不繼，詔憲兼經制財用，裁冗費什六，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。賜瑞應坊園宅一區。

元豐中，五路出師討夏國，憲領熙、秦軍至西市新城。復蘭州，城之，請建為帥府。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、靈，董氈亦稱欲往，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，若興、靈道阻，即過河取涼州。乃總兵東上，平夏人於高川石峽。進至屈吳山，營打囉城，趨天都，燒南牟府庫，次葫蘆河而還。

憲既不能至靈州，董氈亦失期，師無功。憲欲以開蘭、會邀功弭責，同知樞密院孫固曰：「兵法，期而後至者斬。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，不可赦。」帝以憲猶有功，但令詰擅還之由，憲以饋餉不接為辭，釋弗誅。復上再舉之策，兼陳進築五利，且從之。會李舜舉入奏，具陳師老民困狀，乃罷兵。趣憲赴闕，道賜銀帛四千。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，給衛三百。進景福殿使、武信軍留後，使復還熙河，仍兼秦鳳軍馬。

夏人入蘭州，破西關，降宣慶使。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，眾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，意必大舉，乃增城守塹壁，樓櫓具備。明年冬，夏人果大入，圍蘭州，步騎號八十萬眾，十日不克，糧盡引去。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，且選騎渡河，與賊遇，破之。坐妄奏功狀，罷內省職事。

哲宗立，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，提舉崇福宮。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，一出欺罔，避興、靈會師之期，頓兵以城蘭州，遺患至今，永樂之圍，逗留不急赴援。降宣州觀察使，又貶右千牛衛將軍，分司南京，居陳州。卒，年五十一。紹聖元年，贈武泰軍節度使，初謚「敏恪」，改「忠敏」。

憲以中人為將，雖能拓地降敵，而罔上害民，終貽患中國云。

張茂則

張茂則，字平甫，開封人。初補小黃門，五遷至西頭供奉官，幹當內東門。禁庭夜有盜，茂則首登屋以入，既獲賊，遷領御藥院。

仁宗不豫，中夜促召，茂則趨入扶衛，左右或欲掩宮門，茂則曰：「事無可慮，何至使中外生疑耶？」帝疾間，欲處以押班，懇求補外，轉宮苑使、果州團練使，為永興路兵馬鈐轄。入為內侍押班，再遷副都知。熙寧初，同司馬光相視恩、冀、深、瀛四州生堤及六塔、二股河利害，進入內都知。

上元夜，宮中火，督眾即撲滅。詔曰：「宮禁不驚，帑藏如故，惟忠與力，予固嘉之。」賜以窄衣金帶。累乞退休，言受國厚恩，廩食過量，積而未請者七年，乞令三司毀券。詔褒之，仍進其官。哲宗即位，遷寧國軍留後，加兩省都都知。卒，年七十九。

茂則性儉素，食不重味，衣裘累十數年不易。紹聖論元祐人，以茂則嘗預任使，追貶左監門衛將軍，崇寧中入黨籍。

宋用臣

宋用臣，字正卿，開封人。為人有精思強力，以父蔭隸職內省。神宗建東、西府，築京城，建尚書省，起太學，立原廟，導洛通汴，凡大工役，悉董其事。性敏給，善傳詔令，故多訪以外事。同列悉籍以進，朝士之乏廉節者，往往諂附之，權勢震赫一時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，加宣政使。元祐初，言者論其罪，降為皇城使，謫監滁州、太平州酒稅。四年，主管靈仙觀。紹聖初，召為內侍押班，進瀛州刺史。

徽宗即位，遷蔡州觀察使、入內副都知。為永泰陵修奉鈐轄，卒陵下，贈安化軍節度使，謚「僖敏」。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，有「天子念公之勞，久徙於外」之語。豐稷論奏，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、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，其曰「念公之勞，久徙於外」，斯乃古周公之事，於用臣非所宜言也。止令賜謚，論者是之。

王中正

王中正，字希烈，開封人。因父任補入內黃門，遷赴延福宮學詩書、曆算。仁宗嘉其才，命置左右。慶曆衛士之變，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，賊悉就擒，時年甫十八，人頗壯之。遷東頭供奉官，歷幹當御藥院、鄜延、環慶路公事，分治河東邊事。破西人有功，帶御器械。

神宗將復熙河，命之規度。還言：「熙河譬乳虎抱玉，乘爪牙未備，可取也。」遂從王

詔入熙河，治城壁守具，以功遷作坊使、嘉州團練使，擢內侍押班。

吐蕃圍茂州，詔率陝西兵援之，圍解。自石泉至茂州，謂之隴東路，土田肥美，西羌據有之，中正不能討。乃因吐蕃入寇，言：「其路經靜州等族，榛僻不通，邇年商旅稍往來，故外蕃因以乘間。縣至綿與茂，道里均，而龍安有都巡檢，緩急可倚仗。請割石泉隸綿，而窒其故道。」從之，隴東遂不可得。還，使熙河經畫鬼章，進昭宣使、入內副都知。

元豐初，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，獻民兵伍保法，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閱習，悉行其言。復往鄜延、環慶經制邊事，詔凡所須用度，令兩路取給，無限多寡。既行，又稱面受詔，所過募禁兵，願從者將之，主者不敢違。

問罪西夏，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。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，中正失期，糧道不繼，士卒多死，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，以俟後舉。自請罷省職，遷金州觀察使、提舉西太一宮，坐前敗貶秩。元祐初，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，公違詔書之罪，劉摯比中正與李憲、宋用臣、石得一為四凶，又貶秩兩等。久之，提舉崇福宮。紹聖初，復嘉州團練使。卒，年七十一。

李舜舉

李舜舉，字公輔，開封人。世為內侍，曾祖神福，事太宗以信謹終始。舜舉少補黃門，仁宗使督工冶金為器，既成，有羨數並上之，帝嘉其不欺。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。

英宗立，奏事京師。會帝不豫，內謁者止之宮門，舜舉曰：「天子新即位，使者從邊方來，不得一見而去，何以慰遠人！」謁者以聞，亟召對，帝意良悅。因言：「承受公事，以察守將不法為職，而終更論最，乃使帥臣保任，乞免之。」遂刪舊制。

熙寧中，歷幹當內東門、御藥院、講筵閣、實錄院。郭逵討交州，以為廣西幹當公事，軍中之政得與講畫，或疾置入朝，稟受成算。會逵貶，亦降左藏庫副使，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、帶御器械。進內侍押班，制置涇原軍馬。

五路師出無功，議再舉，李憲督饋糧，言受密詔，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。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，皆憚行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，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，吏往逼

呼，輒毆擊，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，不能集。舜舉入奏其事，乃罷兵。退詣中書，王珪迎勞之曰：「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，無西顧之憂矣。」舜舉曰：「四郊多壘，此卿大夫之辱，相公當國，而以邊事屬二內臣，可乎？內臣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，豈可當將帥之任！」聞者代珪慚焉。

轉嘉州團練使。沈括城永樂，遣舜舉計議，被圍急，斷衣襟作奏曰：「臣死無所恨，願朝廷勿輕此賊。」尋以死聞，贈昭信軍節度使，謚曰「忠敏」。

舜舉資性安重，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。頗覽書傳，能文辭筆劄。在御藥院十四年，神宗嘗書「李舜舉公忠奉上，恭勤檢身，始終惟一，以安以榮」十九字賜之。

石得一

石得一，開封人。為內侍黃門，累官內殿承制。神宗時，帶御器械、管幹龍圖、天章、寶文閣、皇城司，四遷入內副都知。元祐初，領成州團練使，罷內省職。御史劉摯言：「得一頃筦皇城，恣其殘刻，縱遣邏者，所在棋布，張阱設網，以無為有，以虛為實。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，飛語朝上，暮入猝犴，上下惴恐，不能自保，至 顧以目者殆十年。」坐降左藏庫使，卒。紹聖中，贈隨州觀察使。

梁從吉

梁從吉，字君祐，開封人。補入內高班。王則反，奉命宣慰，還言：「小寇無多慮，諸將之兵足以翦除，若得重臣統其事，不崇朝可平矣。」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。賊平，又奏請分河北為路，每路以一帥府統之，遂建魏、鎮、定、瀛四帥。熙寧初，為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。夏人寇大順城，圍慶州七砦，從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，獲其酋領。又討平寧州叛卒，以功升都鈐轄，累官皇城使。從高遵裕至靈武，督士卒攻城，身被創甚，進入內押班，遷永州團練使，為副都知。元祐中卒，贈成德軍節度使，謚曰「敏恪」。

劉惟簡

劉惟簡，開封人，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、康州刺史、高陽關路兵馬都監，為入內押班。英宗初立，惟簡自河北來朝，請對寢門，內謁者難之，獨引見皇太后。惟簡立福寧

殿下，雨沾衣不退，帝起坐幃中，望見呼問曰：「諸路如汝者幾人，何以獨來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新即位，臣來自邊塞，未瞻天表，不敢輒還，不知其他。」帝歎曰：「小臣知所守如此。」識其姓名屏間。他日，神宗覽所題屏，擢幹當延福宮，自是蒙親信。

交人叛，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，還言：「帥臣劉彝貪功生事，罪當誅。乾德狂童，頸不足繫。」帝信之。郭逵、趙卨南征，以為行營承受。逵、卨被謫，惟簡亦奪一官。

陝西五路師還，受命撫犒士卒，以疾先還者不賜。惟簡心知其不便，至慶州，疏言：「士卒不幸，以將臣上違聖略，糧食不繼，逃生以歸，其情可貸。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，恐患生倉卒。」帝用其言，均予之。又使案閱河北保甲，振濟京西水災，參定諸陵薦獻。既而為言者所劾，擯不用。哲宗在藩時，惟簡奔奏服勤，及親政，召至左右。以內侍押班卒，贈昭化軍留後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